

十先生奧論註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趙東淵

謄錄監生臣張仲芳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九

史論

藺相如

此篇論奉璧之事尚有可議

楊時

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為戰國游談之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而裨闔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感情激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藺相如傳未嘗不

壯其為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藉累世之資肆虎狼之

暴搏噬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心非可與禮義接而論曲

直也

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

相如區區掉

三寸舌入眦睚不測之秦卒能以全璧歸亦足壯哉然

當其捧璧睨柱示以必死蓋亦摩虎牙矣

趙有和氏璧秦昭王願以

十五城易之藺相如奉璧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詐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臣聞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相如度秦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

歸全璧于趙

夫死非難死不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

趙之不敵蓋雌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

社稷安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

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議非有

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尔

秦昭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廉頗

諸大臣謀計未定召問相如相如曰秦強而趙弱不可不許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

入臣請全璧歸趙

夫以小事大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

不得免者至棄國而逃

孟梁惠王下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

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況一璧乎雖與之可也

相如計不出此迺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之勢具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秦知趙璧終不可得則欲徼幸不死難矣若是則尚安得為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為之祟也

趙軍長平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乃使白起為上將軍王

齧為裨尉趙括出兵擊秦秦壁堅拒不得入奇兵絕其
後趙軍乏食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數十萬降秦白
起詐坑之然則全壁歸趙何益哉至於澠池之會則其危又

甚矣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以

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矣雖無往可也

秦王欲與

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
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
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為王以絕秦望王許
之遂與秦王會于澠池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

三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蹈危事非得計也

相如為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敢喘焉乃欲

以頸血濺之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進
玦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玦相如曰五步

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
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為一擊玦
豈孔子

所謂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歟

語述而云

嗚呼周道衰士無

中行久矣區區戰國之際尚足追議其失哉予於相如

惜其雄傑俊偉於戰國士有足稱者而其失如此故特

為之論著云

賈誼

此篇論其以才見
忌皆輕躁之失

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頗見識拔慨然遂以

身任天下

本傳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

之對人人各如其意而絳灌之徒出於纖薄販繒之武

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皇帝所與平天

下定法令又皆其身親見之也

周勃以纖薄為生沛公拜為將軍擊項籍封絳

侯灌嬰睢陽販繒者也賜爵列侯與絳侯共立文帝誼以疎逖晚進之人欲一日

悉更奏之彼其心豈能恕然耶此讒讒之所由起也

以誼

為漢興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草具其儀法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

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

諸事天子後亦疏之古之君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

固要君也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

而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與有為也

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於我何加焉

孟公孫丑下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又萬

鍾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草具儀法上注與夫三

表五餌其術固疎矣

本贊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繫單于其術固以疎矣當是

時人君方且謙遜未皇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聽之也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于朝出為王傳天子不用其議以其論為長沙王太傅國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如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在庭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

語先進云

於誼有之矣

鼂錯

此篇論其進言行事之失

鼂錯曰人君必知術數

本傳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又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

同上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操是說盖未嘗知治體也夫天下大

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厚五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

天而已未嘗為也

書皋陶謨云

雖股肱耳目付之臣而不自

用

書益稷云

況以術數而自親事乎使後世懷姦者誤其君

挾術以自用必資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

不在錯天下盡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

計不已甚乎

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丞相等劾奏錯曰吳王反天下所當共誅今錯議曰兵

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亡臣子禮大逆無道當要斬制曰可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為錯言者蓋變起倉卒各欲僥倖於無事而莫敢以身任之也然而錯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魯之三家也

仲孫叔孫季孫

孔子墮

三都之城而三家無敢不受命者則其取之必有道矣

家語相魯篇孔子使仲由隨三都之城強公室弱私家

孟子曰子以為有王者作

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見告子下

使孟子而得志固將損

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彊為之謀其召亂而

取禍盖無足恠者武帝時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

義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

汲黯傳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守節死義至說弘

等如發蒙耳

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足以寢

淮南之謀

唐裴度傳韋處厚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况不為黯者乎

劉向

此篇論更生不知義命之歸

初孝宣循武帝故事招置名儒而更生以通達善屬文

與選中可謂遇主矣

本傳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材置左右更生以通達能

屬文辭與王褒
張子橋等並進

其後上復興神僊方術之士而更生得

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其所為未免長

君之過也

上復興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
苑秘書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而更生

父德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
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下吏當

死

豈其逢世希合而為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

異端歟其後與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

生乃令外親上變事具義安在哉

元帝即位太傅蕭望
之少傳周堪薦更生

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顯
譖愬皆免官乃使外親上變事云云望之自殺天子甚